

往事如昨

方言撷趣

乡村记忆

爱吃儿不呀

王东超

过去老黄县人见面打招呼，会说：“dai 儿饭没有？”“dai 啦？”这就和说“早上好”“你好”差不多。有人写作“逮饭”，这是不对的。“逮”从辵(chuò)隶声，与行走有关，有及、赶上之义，如力有未逮，后来才引申出追捕、捉拿之义，与吃饭无关。

也有写作“歹”的，最早见于蒲松龄《聊斋俚曲集》。其《慈悲曲》第三回：“到近前低着头儿，捋人家骂，指东说西又没处回答；气也不喘尽歹那菜瓜。”“这无名的菜瓜，只得是捏着鼻子歹。”《磨难曲》第十四回：“且歹他五两银子，盘费不了，给老婆子买点人事。”蒲松龄是济南府淄川人，属冀鲁官话区。

不惟如此，其他省份也有这样用的。《湖南省志·民俗志》：“湘西人豪爽，表现在喝酒上。家里来了客人，以喝醉为最高兴，只有真感情才会喝醉。客人喝酒的多少，是衡量主人款客隆不隆重、客不客气的标志。湘西人喝酒，叫‘歹酒’，吃饭叫‘歹饭’，吃菜叫‘歹菜’，吃什么东西叫‘歹什么东西’。”此外，据方言辞典载，西南官话区也这样用，蒲圻话会说：“他这回歹到了，一网打了万千鱼。”这和黄县话所说的“这下叫他 dai 儿喽”“这下叫他造儿喽”意思差不多。

也有写作“呀”的。《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二本(东北方言)：“你呀饭了吗？”逢吉录《亲家俩》：“等岗后工地大干完了，就把喜面呀。”吉林抚松属东北官话区，1930年《抚松县志》：“呀饭，吃饭。”辽宁宽甸属胶辽官话区，1915年《宽甸县志略》：“呀饭，吃饭。”

“歹”作名词，指坏事、恶事，如为非作歹；作形容词，有恶、不好之义，如好歹、歹意，均与吃饭无关。而“呀”亦不见于字书，应是根据读音后造的字。“呀饭”是胶辽官话烟威片的一个特征词，其他方言区虽也有使用，但没有这样密集和集中。据语言学家研究，“呀”系“啖(dàn)”转音而来。“啖”有“吃”义。《广雅·释詁二》：“啖，食也。”《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1936年《牟平县志》：“大啖曰啖，土音读曰歹。”在古音转为方音时，韵母“an”不知为什么变成了“ai”。

黄县话属胶辽官话烟威片区蓬黄小片，“呀”字自然用到“飞起”：今日黑夜呀什么？你有什么好呀嘞？你上哪呀盘儿嘞？咱今日呀点好嘞；呀袋烟再干；那小猪儿呀食儿真泼……

“爱吃儿不呀”是戏谑语，意为爱吃就吃，不爱吃就不吃，比如：饭做好喽，你爱吃儿不呀。“呀乎”指借机敲竹杠，比如：你呀乎人家干什么？他成天光会呀乎人。“呀”还有收拾、拿捏的意思，比如：他喇棋我呀儿他面乎；他这把臭牌，我呀儿他糜烂；我叫他活呀住喽。“呀”还有捞取、得到的意思，比如：这回儿让你呀儿喽，没花钱就说几个媳妇回来。

家乡的村北河

崔启昌

村北河发源于老家地势较高的村域最北端，从发源端起始至入村有十三四道山梁、坎坡沟岔的水汇入。村北河四季水源丰沛，河两岸高秆秆的苇草茂盛，紫苏、红蓼、狗怪草等矮茎植物密布其中。翠鸟、喜鹊等鸟类常年在北河沿岸飞来飞去，寻机觅食。河水中鱼虾多至成群，石蟹个大者如手掌。

最喜欢春日里的村北河，东南风融着温润暖意从海上轻拂而来，村北河从冬眠中悄然苏醒。泛着浅浅红晕的苇草嫩芽儿顶着头年灰褐色的败叶自泥水中抖身窜出。翠鸟随着一声短鸣“噗”地钻进河水里，声响惊飞了在河岸低头觅食的河鸟。鱼儿在河中的积水潭里结队绕圈追逐嬉戏，许是乐极了、亢奋了，不时有一拃多长披着银色鳞片的鲢鱼“嗖”地跃出水面，似一缕忽然闪过的亮光晃人眼目。河岸上枝叶茂盛如绿缎的枫杨树和枝条柔长垂落、宛如缕缕绿色丝绦的杨柳树为北河的壮美添彩增色。

夏天，北河愈发水量充足，几声响雷过后，村东、村西的庄稼地里尚无积水，村子街巷里的草屑、浮土刚刚被风吹拢，北河上游沟沟岔岔中的浑水便急不可待地汇入北河之中了。不过一两袋烟的工夫，北河的水就起了声响，浑黄的水流起着浪头汹涌而下，粗鲁且威风地穿村而过，急匆匆去到十里开外的大海寻找归宿。

秋冬时节的村北河，总色调是由浓绿转为金黄，再由金黄转为灰褐，但河里的水质始终澄澈着，鱼虾和鸟儿们始终是无忧无虑的。村北河曾给过一茬茬村人无尽的快乐。拎上塑料桶，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手执烧得蛮旺的轮胎皮子星夜往返北河照河蟹、捉泥鳅。

父亲在村里行医的十余年时间里，常对我说，放了学、放了假打羊草、剥猪菜往村北去，沿村北河往上游的山坡上去，除了不耽误营生，还能附带着看看北河的水，望望北河两岸的景色。我听了父亲的话，一年里每每有了空闲时间常出村沿北河边上沙土路往北，为家里圈养的猪羊鸡鸭弄吃食。冬日拾柴搂草，村北河也是我常去的地方。

老家村子辖域面积蛮大，村人们除了在村内立户聚居，北河上游两岸十三四道沟岔岔中还散住着五六十户人家，早年这些人组成了村里的一队和二队。两个生产队的人们出门爬坡、归家下坡，

一条正经路都没有。父亲在村里行医那些年是一队和二队村人们家里的常客，每当有了把脉诊病的急事，父亲总是拎着药箱子，沿北河岸边的沙土小路急三火四地往病人家里赶。

说到父亲，他是十八岁那年脱产当医生，最早是在公社卫生院上班。早年读过几年私塾的他跟着老郎中学中医，夜晚就着浑黄的油灯光亮看繁体医书，好多回被燎过头发。有几次还把借来的人体骨骼，整体带回家照着学理论、记穴位。爷爷说，当年看着父亲那股子钻劲，相信日后家里肯定会出个给人把脉疗病的人。果然，父亲十八岁时就搁了挑担沿街卖油条和被雇人织布的营生，让公社卫生院招去背上了公家的药箱子。

记得我读初一时一个夏夜，北河最北端西沟里的王姓人家因吃了变质海蟹导致一家老小上吐下泻。邻居急火火跑来报信时，父亲猛地撂下碗筷，抓起药箱子，喊上我便向屋外窜，边急步走、边催撵着报信人快速往王家返，泡足够多的肥皂水，准备给呕吐者洗胃解毒。跟着父亲沿北河岸边的羊肠小路急跑时，因天黑我好几次摔倒，都被父亲一把抄了起来。“快走，人命大如天，时间不等人。”父亲边说边加快脚步。当时我还纳闷儿：父亲黑灯瞎火走北河边的夜路咋这么熟悉，情急之中他怎么连个磕绊、连个趔趄都没打呢？

王家老小脱离危险已是深夜时分，尽管他们再三劝说要父亲领着我回家休息，但父亲却执拗地留了下来，认真叮嘱日后该吃些什么以增加营养，在日常饮食中该注意哪些细节。当聊到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时，父亲还出计策让他们山坡时间多到北河上游两边的山坡及林地，到北河东岸的桑墩山上挖桔梗、柴胡、茅草根、铁扫帚等卖给大队卫生室做中药材，换钱贴补家用。

今年立春前夕，冷空气挟着雪花又一次将老家村域内的林地、坡岭、北河素裹。父亲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祭祀完父亲沿北河返回时，我意识到眼前这被雪掩冰封的村北河其实不是静寂的。春天伊始，寒冰冷雪下的北河水已在做着流动的准备，河岸边不久即可复苏的沙土里已有数不清的蒿草嫩芽儿在悄然萌发。及至春风再次拂过，北河亦将挣脱冰封，那冰河开裂之声、那嫩芽向上的拔节之声，定会伴着悦耳的春鸟呢喃鸣唱声敲击人们的耳鼓。

秧地瓜芽子

曲京溪

清明节一过，就要开始秧地瓜芽子了。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生产队每年都要栽种二三十亩地瓜。地瓜是在火烤般的夏季栽种的，育地瓜苗却是在春季，老家人俗称秧地瓜芽子。这是当年生产队很重要的一项营生，是要费心费力的。好种出好苗，地瓜种早在上年收地瓜时就精心挑选好了，在窖中储藏了一冬。

这时候要紧的是搭建一个育种的温床——回龙炕。选一块朝阳的空地，翻耕几遍，隔一两米起一个垄，分成几个畦子。畦子的一端，挖一道深约一米的沟，沟沿垒一堵半身高的墙，墙壁中央开一火口，另一端竖起不高不矮的烟囱。畦子底部留有烟道，直通火口。畦子里先铺上一层碾碎的麦糠草，覆上一层土。在火口点燃木柴、煤炭，烟气在地火炕里像龙一样来回地转，畦子里的土慢慢变热。这时，地瓜种出窖了，一个个光光滑滑，新新鲜鲜，如同刚从地里刨出来似的。一个日朗风暖的中午，一群男男女女，将浸过药水的地瓜种，整整齐齐地平铺在畦子里，用过了筛子的沙土盖住，蒙上塑料薄膜，阻挡霜雪的侵袭。薄膜支撑架上悬挂着温度计，可定时查看畦内的温度，调整火候。地瓜种享受着产妇坐月子般的待遇。

其实，真正像产妇坐月子一样在暖暖和和的炕头上育地瓜种，是生产队的育种温床不够用，将地瓜种分给社员家中育苗的时候。有一年“倒春寒”，母亲是大队干部，带头腾出睡炕，掀起炕席，父亲在炕头堆起沙土，将地瓜种埋进去。父母亲搬到一间不生烟火的空房里去住了两个月，每天像伺候婴儿一样照顾地瓜种。

地瓜种发芽了，鹅黄色的。又过了几天，扎根了，黄芽变成了绿叶，铜钱大。中午揭开薄膜，喷上水，湿润的热气扑到脸上，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气息。

气温一天一天升起来，瓜苗一点一点长高了。掀了薄膜，让瓜苗接受自然风的吹打，适应环境的变化。于是，瓜苗逐渐强壮起来，密密匝匝，挨挨挤挤，枝叶繁茂茂盛，成行成片。

春争日，夏争时。麦子收割当天，“犁把式”顶着火毒的太阳在麦地里打垄。一群男女社员涌到温床剔瓜苗。庄稼人讲究“有钱买种，没钱买苗”，对苗格外珍惜。剔苗得斜着使巧劲，此时瓜苗嫩脆，用力过大过猛，苗会剔断；用力过小剔不出苗。人们将剔出的瓜苗攥在手中，待满了一把，用玉米皮捆绑结实，装进扁篓，运往地里栽种。

老年人在打好的垄上刨窝，青壮劳力栽瓜苗。栽瓜苗是技术活儿，拇指和食指捏着瓜苗根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向土里抠，将瓜苗掖进土里，压紧根部。我和一帮学生浇水，浇水不能将苗根滋出，也不能将泥水糊住苗叶。水渗干净后封窝、压实，农人把一个丰收的祝愿种进了土地。

地瓜曾是农村人的主要口粮，它养活了很多，秧地瓜芽子作为最初的环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